

■ 2014.8.29 星期五

■ 热线:66111111

■ 网址:www.jinbaonet.com

■ 编辑:贡万军

■ 版式:张金 校对:戴勤锋

告诉孩子世界的“另一面”



漫画 朱慧颖

公民发言

质监局的“生存论”怎么像“寄生虫论”

湖北赤壁一家服装厂每年花费数万元把产品送到省里检测,报告也拿到,可咸宁质监部门仍要定检,要求上交数千元检测费。除此之外,企业还每年以打包形式向赤壁市质监部门交500元的“检测费”。在电视问政现场,局长抛出所谓的“生存论”,声称:“毕竟要吃饱肚子去工作,肚子不搞饱,怎么去工作,所以我第一必须考虑生存问题。”(8月28日央广《中国之声》)

质监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商品质量标准,检测商品质量问题,履行监督职能,为消费者把住产品质量关,防范企业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按照相关规定,质监部门检测企业产品,只能收取工本费用,不得以此作为盈利工具。而重复检测也毫无意义,除非出现质量问题,需要重新抽检,正常情况下,省级质监部门出具的产品合格证,地市级就不应再强制检测收费了。至于每年定额打包给地方质监部门交纳“检测费”,也是违规行为,此乃以权谋利,属于吃拿卡要的类型,必须予以制止。

时下,在个别地方,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违规行为并不鲜见,经常以各种名义乱收费、乱摊派,将各种费用强加到企业头上,企业备受困扰,经营秩序被打乱,经营成本亦增添很多。中央频频下发文件给企业减负,禁止行政部门违规干扰企业经营,但一直难以见到成效,企业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重。究其根源,就是行政部门的权力缺乏限制和监督,具有扩张权力边界的冲动和意愿,在利益面前肆无忌惮。

从治本的角度看,应该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列举行政部门的权力清单,加强与舆论监督力度,对违规者坚决曝光和惩处,让其不敢逾越权力界限。同时,财政制度亦需改革,堵住超范围收支行为,杜绝乱收费、罚款创收等乱象,让行政部门都在法规下运行,妥善解决行政部门的合理支出,不再依靠乱收费解决“吃饭钱”。

江德斌

新华锐评论

晨练也要抢地盘?

夜露未干,朝阳初现。“太极帮”白髯雪褂老夫子,对阵凌波微步“精舞门”——这不是武侠小说的高手对决,而是发生在28日早间的鲁迅公园,为晨练而“抢地盘”的老人们中间。

鲁迅公园乃是上海北部一处晨练团体聚集地,各路“神仙”修身养性,绿林深处“藏龙卧虎”。循着早先“约定俗成”的江湖规矩,倒也各按本分、相敬如宾。奈何团体成员不断扩充,弹丸之地难立足,便有人想乘着旧园新开之时,改改原先的规矩。

怎么改?一个小广场,登记占位的就有五十多个团体,四千多人。“太极帮”、“精舞门”、“练拳团”,谁都不好惹。一碗水端不平,公园管理方也很无奈。签字画押拟了规矩,只说各按本事,先到先得。

于是乎,有身手矫健者,月黑风高即闪身入门,循着先前探得的方向,立柱插旗;又有巾帼不让须眉,呼喊奔走、长袖善舞,须臾成包围之势。略有超群者,虽失先机仍不死心,目光灼灼以期后发制人……众人皆秉着小心翼翼之心,奈何碰撞纠葛不断,“剑拔弩张”之势愈演愈烈。城管安保调停劝解,仍是落得各方不欢而散。

谁曾想,耄耋之年血气不减,为了块“晨练宝地”伤和气。市井谩骂断不能当真,可若“圈地”之争天天上演,甚至搞出血光之灾,又该如何收场?

“广场舞扰民”一案未平,晨练“抢地盘”事件又生。凡此种种,皆为老龄化加剧,社会治理待解之题。公共活动场所资源有限,人多地少难免分配不均,然知难而上方为解决之道,断不能听之任之,靠些个江湖规矩、拳脚义气。俞菀 俞雅芸 (据新华社上海8月28日新媒体专电)

她今年20岁,因在返家途中错上一辆黑车而被害身亡。她今年22岁,因在火车站搭上一辆黑出租而被性侵。她今年19岁,在返校途中失踪,目前已经确认遇害。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因为悲剧恰好都发生在8月份,所以被网友称为“黑色8月”,很显然,这是一个让人痛惜的8月,也是一个值得警醒的8月。

三个年轻的女孩,年龄不同,所在的地点不同,发生悲剧的时候遭遇也不同,但是她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遇到陌生人之后轻易相信了陌生人;在陷入困

境之后又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管是黑车还是歹徒,都是公安机关打击的对象,但是在期待公安机关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作为女孩自己,作为她们的父母、老师,甚至整个社会,是不是也有应该反思,值得警醒的地方?

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要相信世界的美好,人性的善良,这当然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本来就是世界的底色或者说主流,也只有相信“真善美”,才能学习“真善美”,创造“真善美”。但是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心智慢慢成熟,我们也应该告诉孩子世界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其中充满了谎言、欺骗与凶险,虽然让我们不忍直视,但却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事实。

只有让孩子认识到世界的“另一面”,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会完整,更重要的是他们才能学会在需要自己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到这个世界“阴暗面”的伤害。所以我们应该教会他们一些基本的生存常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学会应对外界的不测与危机。

重庆那位女孩是上错了车而遇害,既然是家人帮忙联系的车辆,那么在上车之前理应向这辆车的车牌号码,以及司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见到一辆车,就把其当成是自己要坐的车;山东那位女孩是坐了黑车而被性侵,即便你无法分辨对方是不是黑车,但是当车辆行走的路线越来越偏僻,就应该引起警惕;尤其是在对方故意延误时间,导致自己误了火车的情况下,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而不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甚至被带到了他的住处。

我们无意指责谁,但是既然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有“另一面”,那么作为父母,就应该教会他们辨识“另一面”的危险,提高他们自我防范的意识与能力;作为学校,就应该教会他们身处陌生环境时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这不是教授别人世俗与圆滑,而是一个人必须掌握的生存常识,生存技能。苑广阔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4版

追问之声

血浆站强迫学生卖血是否仅此一家?

镇上上学的孩子如果在网吧打通宵或者回家晚了,就可能被“那些人”“捞走”,“抽完血,不给钱,就让你滚蛋。”甘肃武威市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副站长黄大鸿,为完成采集血浆任务,授意一支由不良青年组成的恶势力,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诱骗等方式将未成年人从学校门口、网吧、街头掳走,带至血浆站后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登记后强行抽血。一些孩子在被掳走卖血后,会为了赚零用钱主动再去卖血,然后拿钱去网吧。(8月28日《新民周刊》)

当地警方公布的本来只是一桩个案,受害未成年人学生只有7人,案发时间段只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可是经过记者的实地调查,受害学生远远超过7人,而且早在6年前就发生过类似案件,穿着校服的孩子出入血浆站卖血,俨然已成常态。第一次被诱骗或强迫后,有些受害的孩子甚至会为了上网

的零花钱,再次主动去卖血,第一次10元,第二次20元,去的次数多给的钱也多,如果发展别的学生去,拿的奖励更多,有50元。

为了一个苹果手机去卖肾……类似新闻一次次让人扼腕;如今,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竟然会为了区区十几二十元上网费去卖血浆!这些被强迫或者被诱骗的孩子,当然不会知道曾经发生在河南等地因为卖血导致的艾滋病毒扩散事件,吸引他们的只是那点零花钱,对可怕的危险全然不知。问题是,当地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以及血浆站所归属的上级单位,难道也对此一无所知吗?显然,这不是简单的强迫卖血和非法组织卖血,而更像是集体犯罪的窝案。

一般血站与单采血浆站,是我国血液采集的两种途径。一般血站,血浆来源是公众无偿献血,采集血液也只能用于临床输血;单采血浆站则不一样,它是由血制品企业开设,而且可以

付一定的“营养费”。当然,学生们只拿到十几二十元,其余的都被强迫他们卖血的“血头”给霸占了。正因为单采血浆站的背后,是逐利的商业行为,为了提高血液制品产量,企业会给血浆站下达采血任务,血浆站也会无所不用其极——当地单采血浆站盯上未成年学生,正是其中典型恶例。

按规定,单采血浆站只能设立在县及县级市。在那样的地方,人们对卖血的安全意识普遍缺乏,加之贫穷缺钱,卖血以及“血头”,因此成为一种乱象。河南等地当年因为卖血导致艾滋扩散,就是发生在类似的单采血浆站。问题是,相关部门对设立在基层的单采血浆站,能够恪尽监管之责吗?血制品企业要想提高产能,就得尽量多地获得血浆,全靠无偿献血显然不行,诱导卖血、欺骗卖血甚至强迫卖血,相关部门是否早就心知肚明?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在全国范围内,强迫学生卖血的血浆站是否仅此一家?单采血浆站的管理,千万不能继续混乱下去。舒圣祥

不吐不快

“我和草原已经没了约定”

1985年,1.13亿亩;1995年,6500万亩;2014年,3100万亩——近30年间,黑龙江省草原面积减少了2/3。(8月27日《人民日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首《赋得古草原送别》传唱千古。时移世易,诗人笔下斩不死,除不绝,烧不尽的野草,忽然失去了以往顽强的生命力,成片地倒下,快速地消亡,纵使年年春风千呼万唤,亦难死而复生。不知若干年后,人们对着没有草的荒原吟唱白居易老先生的佳句,内心会是一番怎样的感受。

岂止是在黑龙江,在东三省,在长城内外,在大江南北,草原的消亡速度都是令人惊悚的。在2008召开的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上,专家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

度的退化,中国草原每年约减少150万公顷,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

草原去哪了?它一没长腿,二没翅膀,不会凭空消失。导致草原面积大量减少,除了受全球变暖,气候干旱这些自然因素影响外,人类的活动“功不可没”,正是人类的贪婪,人类的索取无度,才让“野火烧不尽”的草,让“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在悲壮中死去,在萧瑟中残喘。

从最常见的毁草开荒,向草原要粮,到屡禁不止的乱采滥挖,将草原当银行,再到过度放牧,让草原伤了又伤,不仅是塞外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面积锐减,就连隐藏我家乡田间山头的那些草甸子如今也消失殆尽。记得儿时那些地方还是一汪碧绿,牛羊在那里吃草,我和小伙伴们在一旁嬉笑追逐,一度还有人还专门下来收购草籽,说拿去城里种草搞绿化,让我们小小

赚了一笔。如今,这些地方都被人承包,在挖掘机,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绿油油的草地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黄土,上面种满了果树、庄稼。

相比被划上红线的耕地,相比很早就被纳入保护的森林,草原的地位是那么尴尬,虽然有《草原法》为依据,虽然知道草原对于环境的利害关系,但是正如一些基层草原管理部门反映的那样,监管体制不配套,造成草原监管出现盲点;执法人员不足,让保护草原显得力不从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发力度的加大,草原保护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严峻。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歌词写得真好,如今草原的根正被一点点挖起,斩断,那可是我们共同的根啊。“我和草原已经没了约定”,如果再不引起足够的重视,草原危矣,环境危矣,到那时,纵然我们有再多的悔意,晚矣!于静